

四部叢刊

羣經加詩文卷

Z121/070:1 (299)

299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153891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孫淵如詩文集

燕錫教育學院
圖書館藏

二十一卷
附長離閣集一卷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六年版重印

四部叢刊初編（二九九）

孫淵如詩文集

清孫星衍撰

附：長離閣集

清王采薇撰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浦江印刷廠印刷

1989年3月

上海涵芬樓藏原刊
本原書文集板心高
營造尺五寸九分寬
四寸八分詩集高五
寸三分寬三寸五分

問字堂集序

陽湖孫君淵如寄所刻集署曰問字堂問字之名雖未詳所謂要孫君之意則主于識字而已古者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自倉頡下至周秦字之孳乳已多矣又更兩漢逾益多焉許叔重乃刲爲說文屏黜俗字定從其一餘爲重文所定從者未必盡夫子之古文也而重文中或云古文或云籀文其所定從亦未見其必非古文何則一部重文式而一之爲古尤顯然也夫學必以通經爲要通經必以識字爲基自故明士不通經讀書皆亂讀學術之壞敗極矣又何文之足言哉天運循環本朝蔚興百數十年來如顧寧人閻百詩萬季野惠定字名儒踵相接而尤幸說文之歸然獨存使學者得所據依以爲通經之本務孫君最後出精驚

八極耽思有訊所問非一師而總託始於識字於是一擲管皆
與其胷懷本趣相值洵乎學者之文迴非世俗之所謂文矣昔
者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孔子時天下皆用
籀文孔子獨違衆而用古文孔子嘗自稱好古敏求又曰信而
好古是一說也其平日憲章文武夢見周公一則曰吾從周再
則曰吾從周是又一說也二者竝行而不相悖也夫文武周公
何知後世有籀文哉獨恨秦火以後展轉變易較壁中書大非
其舊說文雖參用秦篆然其引經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
官春秋左氏皆古文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孔穎達等九經正義
雖去取未盡當然得者猶大半焉奈何唐明皇命學士衛包盡
改古以從俗而開成石經現在恐又有改衛包之所未及改者
蓋唐以後之九經又非陸德明孔穎達等之本惟說文特完則

天之未喪斯文也好古如孫君庶足振千百年之墜緒而張之
與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其名愈說文無此字新附亦無然其
言曰凡爲文章宜略識字又曰羲之俗書趁姿媚是亦深有意
乎識字者或曰君子已孤不更名蓋昌黎幼孤故也好古如孫
君其學進乎古而又能通于今然後出其餘事以爲文信足以
卓然名其家者與予作尚書後案以明漢儒家法又爲十七史
商榷亦謬爲四方君子所許可獨蛾術一編久而未就繼以雙
瞽自分已成廢疾幸七十後瞽目復開方且賈餘勇以竟殘課
戢善甫有條理孫君集適至輟一日功從而誇嘆之如此歲在
乙卯首春同學弟西泚居士王鳴盛拜誤維時行年七十有四

丁卯春同舉東西山居士王卿繼我臨新刊詩筆十十皆四
是書南自制聖廟舊集國至繼一日也發而舊集之頃此集
皆自台身如風寒幸十十皆舊目更開古且置給與以新集
南州亦舊爲四大皆千世特而繼繼一祿八而未終繼以繼
皇然各其案舊與千十尚舊舊案以地集論案去又爲十十
昔其學並千古而又道繼千今然對出其繼繼以爲文新以
平端字舊短曰皆千十而不更各蓋昌案也而短也故古而
言曰凡爲文章宜制篇字又曰繼之俗舊繼委繼景不繼行
與韓昌黎文賦八升之其其俗愈短文繼北字詩柳亦無然
文之未盡其文也故古而短舊景景繼千百字之繼繼而短之

閩問字堂集贈言

錢大昕

去歲兩奉手教慰問殷勤如親警欬足下在西曹公務繁劇而撰述如是其勤此等性情當於古人中求之矣承示新刊文集皆實事求是足以傳信後學其中太陰攷一篇與鄙見稍有未合太陰卽歲陰古人用以紀歲卽名之曰太歲似無不可而與歲星相應之太歲則迥乎有別鄭氏謂歲星右行於天太歲左行于地十二歲而小周謂如歲星在丑則太歲在子在子則太歲在丑在亥則太歲在寅在戌則太歲在卯推之十二辰皆然也而天官書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夫歲星居丑太歲必在子矣而稱攝提格豈非以歲陰紀年之證乎足下不信太歲與太陰爲二蓋主廣雅之說然漢志載太初改

元詔云後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則當時實以太陰紀年而又別有太歲也然自太初以後以太陰紀年者僅見於天官書甲子篇而劉歆三統術亦無推太陰術卽翼奉封事亦似以太陰當太歲則自太初改憲而闕逢十名攝提格十二名移於太歲相承已久然不可謂古無分別也足下謂淮南紀歲星出月在史漢前兩月以爲淮南之誤僕謂淮南本以太陰紀歲與史記同太陰在寅則太歲在子歲星舍斗牽牛與太初似異而實非異也其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在四鈞則歲星行二宿亦主太陰言之而晉灼誤以爲太歲則與太初不符若知歲陰太歲之有辨則相說以解矣淮南云咸池爲大歲與小歲對今本作太歲恐是轉寫之譌漢碑歲在戊午名曰咸池者咸池右行四正子午卯酉皆咸池所在也天官書以咸池

五潢五車爲一星咸池居中五車爲匡衛故轉運亦如斗建後人分爲數名而淮南史記之文難通矣弟目力益衰而炳燭之志尚篤所欲言甚多匆匆不及覩縷更希有以教之弟大昕拜白季仇大兄先生足下乙卯二月十三日

復書見集中

江聲

宋文學還南接奉兩次手函并問字堂集三卷堯典質疑一冊問字堂集閱過一通釋人及擬置辟雖議二篇爲最河雒先天次之其他論天文者尚容再閱細審至如原性篇弟不能知其是亦不欲議其非蓋性理之學純是蹈空無從捉摸宋人所喜談弟所厭聞也地理古蹟亦所不諳無能置喙諸書之敘縷述原委精詳博衍具見素學但誇多闕靡觀者不能一目了然此

亦行文之一病也及閱質疑喜甚蓋拙刻散布者多矣其得之者以字不通俗而不能閱者有之其僅僅涉獵者亦有之其能潛心閱竟與夫愛之而反覆數四者亦皆有之未有如足下精研討論尋求閒隙以相駁難者蓋所貴乎朋友者貴其能箴規訓誨匡所不逮也所樂乎朋友者樂其砭我之失況我以善也意見時有不合固無取乎盡合不合則辯論生辯論生則誼理明是此書之幸也聲何幸而得此于足下乎但拙刻已成不能追改惟冀足下刻此質疑以弟所辯者分條散附其間亦足勒成一書以垂後顧今惟堯典一篇尔以後悉求敘正陸續見寄弟再辯焉弟樂聞已過決不護短想足下必不吝教也質疑原稿繳上弟之所辯附焉又拙文五篇亦附焉前呈過二篇今又呈此拙文盡于此矣餘言不盡祇候近安江聲頓首淵如大兄

足下

張祥雲

邇日多暇熟讀問字堂集廣大精微鉤深致遠闢千古之偉論採百家之菁華剗爲獨得之祕則石破天驚推其致誤之由如推心置腹務折衷於一是無勦說而雷同真可以信今傳後才人學人俱拜下風矣弟私心悅服百讀不厭有未能領悟者數端敢竭愚誠陳於左右按原性篇微言大義追蹤昌黎原道之作惟習卽情一語竊以爲未確蓋習從外染情自內發不可相混又欲與貪利亦善語亦未安夫就性之善推到情之善又就情之善推到欲之善方足破浮屠斷欲去愛之說自是快論但欲字有二義我欲仁與已欲立之欲字猶之欲爲君盡君道之欲字只作虛字解之不得與人之大欲並觀欲原在情之中未

嘗不善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又曰無欲其所不欲夫不欲者既非善則所欲者善矣特當寡之以養心卽所謂欲勝則能亂性也至欲之外又添出貪利二字則欲竟是私欲不得爲善貪利尤不得爲善所云公劉太王之好以爲貪利亦善之証究與上下文氣隔斷且未明確卽已欲立達貪利也之句亦覺未穩太陰考月太歲句中太歲考援据明確無可置議相宅書吾兩人素所研摩者今讀敘文詳說陽宅三要之正義指駁飛宮三元之邪說真有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不覺步趨若失弟嘗欲彙集各家陽宅書分類排纂去邪說而存真詮當俟書成時就正焉釋人必不可缺可補爾雅之遺擬置辟雍條分縷晰酌古準今通儒碩議也先天卦位辨河圖洛書考以素問乾鑿度諸書正宋儒之訛而詳推其致誤根由可以羽翼經傳然邵康節

皇極經世推元會運世皇帝王霸之升降似未可盡以爲非三教論有功聖學爲闢佛者第一義究其傳述之本推其緣飾附會之端直使佞佛者無從置喙東仁西義一段議論不刊應與諫佛骨表並傳惟最下則宋人語錄及後世應舉之文一語最下二字改爲又其次較爲渾厚詞取達意千載後自有公論也斗建辨日纏考可謂善言天者天官書考補序直如捫參歷井燭照而數計此事自關夙慧堪証前因天文家童而習之白首茫然今能抉千古之疑案因斗建而辨歲差之非說頗近理至剖析堯典月令中星不同處經學通貫古今足破群疑我未之前聞也然欲離歲差以注歷恐未易言弟嘗攷明至萬厯以後日月交蝕全不準時利瑪竇之法已至中國而未行於是李廷機諸人紛紛條議修厯而迄無所就至

本朝用利瑪竇之法乃得以交蝕之法行其術星度日躔與舊
厯全異外省人多有非之者聞康熙年間算日月交蝕不準閩
有造溪口厯者嘗召其人至都與京中天文家對算溪口之法
爲準溪口以恒氣注厯以定氣注日月交食卽唐一行所傳中
法也今各省尚多用其書五星家尤用之京中書肆有賣豁口
厯內載星宿者何不購來細究仰觀必有合於中法之妙理而
數法除算交蝕外星宿多異名量天尺與中法差至五六度又
所定量天尺星度自順治以來已三易而各異五星家靡所適
從弟頗疑之而未能深窺奧妙俟回京細陳參互考証庶得指
教之益也神農本草經及諸子序考据詳洽足徵雅才好博畢
原畢陌考昭陵陪葬名位考正譌訂謬之功尤鉅帝堯皐陶稽
古論以稽古爲法天并及於反古爲變古崇論宏義聖人不能

易也弟學淺才疏所業輒弃去悠悠無短長然慕讀書好古之士恒不能一遇見足下天才不覺長言之不足并將芻蕘之見獻於大雅之前尚祈詳細指示是否有當勿置之不議也順候文禧不備年愚弟張祥雲頓首上淵如大兄同年足下七月廿七日灤陽沖

朱珪

見示天官書考補序一首想見邇來心得直欲追騶衍揚雄而上之顧鄙人於此道茫如也竊謂足下以學問聰明鈎稽載籍獨探精深發千古不傳之祕是則善矣然竟欲以用之實事則今陰陽術數家絕無原本而試之或驗乃通儒仰觀旁証而吉凶未必皆符卽如史記天官書所云五星之廟與今五星家全不合當誰適從耶諺云山川而能語鄙人亦謂苦天不能言耳